



张爱玲情传

温暖◎著

因为经历，所以懂得。

读懂张爱玲，我们读懂的不仅仅是爱情，还有她在烟火人间、冷
暖人情中的选择、挣扎、寂寞、淡定……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爱玲情传 / 温暖著. —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155-1033-0

I. ①张… II. ①温… III. ①张爱玲 (1920~1995) —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4701 号

Copyright © 2014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张爱玲情传

作 者 温 暖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033-0
定 价 2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 2 号院 (东区) 14 号楼
邮 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张爱玲情传

目录

张爱玲情传	1
第一章 命里笔下——传奇才女的男性情结	4
天才梦	4
出名要趁早	7
张爱玲现象	10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14
四重奏——张爱玲生命中的四个重要男性	17
张爱玲——夹缝中的情愫	22
走进埋葬爱情的坟墓	25
第二章 小团圆——父亲张廷重	29
丰润张氏的家族符号	29

遗老遗少的萎靡腐朽.....	32
封建家庭与新女性.....	36
茉莉香片的氤氲.....	39
谁让亲情支离破碎.....	43
心经.....	46
第三章 倾城之恋——胡兰成.....	51
大上海才女的绝代风华.....	51
才情折煞胡兰成.....	54
人生若只如初见.....	58
初入斗室的惊诧.....	62
思君不见，共饮江水.....	66
从尘埃里开出的雏菊.....	69
沉入海底的星座.....	73
第一次被求婚.....	76
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80
第四章 红玫瑰与白玫瑰——胡兰成.....	84
爱情在乱世中摇摇欲坠.....	84
千里寻夫，南柯一梦.....	88
爱如逝水，欲留还休.....	91
自将萎谢的木棉花.....	95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98
空留余恨的爱情.....	101
心事终虚化.....	105
自是临水照花人.....	110
第五章 沈香屑——胡适.....	114
张胡家族的密切交往.....	114
欲寄彩笺兼尺素.....	117
胡适的才子情怀——未完的《秧歌》.....	120
张爱玲与胡适的忘年之交.....	123
才子佳人扑朔迷离的隐秘情感.....	126

张爱玲眼中的胡适——巫山还是沧海	129
第六章 半生缘——赖雅	133
旅居美国文艺营	133
张爱玲与赖雅的忘年之恋	135
挥不去的阴影	139
短暂的幸福，永恒的疲惫	142
贫病交加中的艰难处境	145
苍凉——人生的温度	149
第七章 落尽芳华	154
活在自己的世界	154
烟花散落，尽是繁华	157

第一章 命里笔下——传奇才女的男性情结

天才梦

在那个难求安稳的年代，历史总会给那些跃然于世的文坛天才更多青睐，却也不会对他们过多留恋眷顾。可噙着一眸子冷冽，总是傲然挺着白皙修长的脖颈，高挺笔直的鼻梁闪着洞察于尘世的淡漠，总喜着妖冶奇艳奇装异服的女子才人，却唯有那么一个。绕开了岁月对她妙笔的稀释，即便今日，她清丽却诡谲的文字，仍游刃穿梭于听懂她那份“张爱玲式”寂寞的人的魂牵梦萦中。

初识她，那文中悲喜，淋漓着凡俗与雅致，或邂逅或推搡，细碎繁琐却句句指心、字字尽致，使得合上她作品的扉页，眼中浮现起那幅映着她桀骜面容的照片时，总会有些错离感——那样一张不拘于世的脸孔，却是如何将人间烟火刻画得如此切肤，将人情冷暖演绎得如此入微！

直到熟识了她，方晓得，那显赫的身世，清冷的神情，震惊世俗的情路，凄凉的晚年，哪一段不浸着一个静默却又倔强的女子满身心的伤痕血泪，以及时人难懂的寂寞情怀。她不善言，更确切地说，是不喜言。她只是自与文字相识，便将平顺时的阳春白雪，坎坷中的下里巴人的情怀，甚至是糊口谋生的生存之计，都如数托付给它。世间最识爱玲者，唯书墨是也。

哪怕，那时候，她还只是个刚能用稚嫩纤细的一双小手托住大块头《红楼梦》的孩子，她一生便与那油黑的墨迹缠绵相许。她曾在《天才梦》中不无自嘲的说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张爱玲与文学，怕也是如此。

张煥，那时别人还这样唤她，一个本该淹没于凡尘中的名字，可她的才情，却早已按捺不住，气势凛冽地冲脱出现世羁绊。除了清末重臣李鸿章后人的身世，早早便驰骋游弋于言山辞海中的老成，也注定了她的天才之势被时世造就。

就像那间上海老式洋宅里慵懒的午后阳光，暖洋洋地投射在青藤垂蔓簇拥着的斑驳的围墙叠瓦上，好像将沉寂安然的它们尽数浸湿了。满屋子遍布铺陈的小报氤氲了满心脾的油墨

香，浮尘暗动，流光噤言。此时书房里的小张煊总是不喜欢照顾自己的姆妈“何干”进进出出扰了心神，老保姆也自知小姐读书时喜怒无常的脾气，早就禁了脚步，躲得远远去了。

肤脂的稚嫩掩不住眉头紧锁时弥漫出的深沉与从容，才不过金钗豆蔻之年的张家小姐，却有些吃力地捧着曹雪芹的旷世之作，不知是读到哪一篇，之前了然的神情却换作一丝感然与无奈。她挑了挑纤细柳眉，轻叹芳气合上书页。若是读到她日后穿插于文中的只言片语，方知伊人哀叹为哪般：“小时候看红楼梦看到八十回后，一个个人物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起来，我只抱怨‘怎么后来不好看了’。十二三岁时，读到第八十一回，忽觉‘天日无光，百般无味’而感到那是‘另一个世界’！”

方入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在其他同龄人字还未识全的时候，敏锐如她，却已洞察《红楼梦》中续写的玄机奥妙，其卓然于众的文思才情怎能不令今人汗颜？

可又有多少人知晓，张爱玲读的这个小学，却也是其母百般力争，仿若“拐卖人口”般，才给予她偷偷步入象牙塔的机会。

其实，爱玲父母本是令人羡慕的天作之合，却因骨子里的一新一旧，一中一洋，成了时代矛盾的牺牲品。当父亲张志沂烟枪里蹿出的鸦片烟雾渐渐淹埋住花眷墨香，甚至弥漫到张宅瓦上檐侧，遮住了宅子里那些绝望人心中的细若游丝的日光时，母亲黄素琼与夫妹抗议无用，只得相偕离家。黄素琼更名为逸梵，以此明志，不惜抛下方四岁的女儿张爱玲，三岁的儿子张子静，毅然出走，为自己的罗曼蒂克寻找出路。而无疑，黄逸梵的自尊独立，细腻多情，同样为女儿的超越常人的体察入微，在文中的圆润世故增添了几分必然。

从此，刚在父亲安排下入私塾的爱玲，对每日需要摇头晃脑背诵的古文许是都比对自己母亲的印象还要清晰。她仿若悄然绽放却颜色瑰丽的曼陀罗，无声无息地在缺失母爱的童年里踱着细小的步子，她才思的每一次跨越，却没有一个温柔慈爱的目光欣然注视鼓舞，只得孤独地将“天才梦”做到极致。

重洋之外，纵使黄逸梵再感染欧式的潇洒，为母之身，也难断对子女的惦念思怀。在丈夫戒烟的保证下，她匆匆归来，只为她魂牵梦绕的骨肉，和一段看不清未来的婚姻。归来之初，她便极力主张让儿女放弃旧式私塾教育，进入学校接受集体学习的气氛。这种新式思想挑战了张志沂陈腐的神经，在多次争吵后，黄逸梵终于偷偷将女儿带到学校报名，又为入学之便将其改名为张爱玲，为女儿天才头角的展露铺垫了最为关键的一步，更让这个名字，带着那分清冽的优雅，桀骜的妩媚，深深地震撼着无数“张迷”。

同时，她为小爱玲带来陶冶情致的钢琴音符、涂抹绚丽色彩的画笔，以及读起来绕口却新奇的英文字母。当七岁的张爱玲轻松敏锐地如数掌握了母亲灌输的音符、色彩、文字时，

她的天赋就这样一点点被迟来而又珍贵的母爱挖掘出来，化作未来如音符般不安分的字节，如色彩般斑斓如画的篇章，如英文般充斥着外来风情的故事。可是，对于还在小学的张爱玲的音乐天赋，父亲张志沂却毫不留情地捏断了她幼小的琴弦——本兴致勃勃师从于一位白俄罗斯老师学习钢琴的小爱玲，因为父亲嫌学费太贵迟迟不肯交钱而音乐家的梦想夭折，只能将稿纸化作五线谱，用凄美而又细腻多姿的文字，吟唱出命运的曲折婉转。

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小爱玲八岁时便已品读红楼三国两大名著，而在那个年月，还有多少孩子玩耍于街头巷尾，为争抢一个泥人哭鼻子，又或为一块糖果喜笑颜开。

就连被繁华凡俗的诱惑迷蒙了心神的父亲张志沂，也在唯一遗留的高雅情致——读书之时，发现了女儿的文学天赋。心情欣悦时，书房里的他也爱教导女儿酌上几首小诗，其中张爱玲所作几首别有滋味的，他更是在每逢亲友来访时神色自豪地拿出念与他人品评玩味。此外，张爱玲所作《摩登红楼梦》，张志沂更是亲自为其撰写回目。

而一向刻薄尖酸的后母，也对张爱玲的习作大加称赞。张志沂与黄素琼的情感纠结数年后，二人还是选择了离婚来终结这段水火不容的悲缘。很快，张志沂又与民国政府前总理孙宝琦之孙女用蕃结为连理。张爱玲依旧对此保持看不出喜怒的面色，与后母只有客气的疏离。偶有一次，后母看到其作文簿上一篇为练笔而作的《后母的心》，阅后因文中细腻深刻的情感刻画而深有感怀，自认为是继女对自己的体贴之情，逢人便提此文精髓，夸其会做文章。而圆滑世故的小爱玲，虽自知此文非后母自作多情所认为是为宽慰她而作，但为顾及父亲与后母颜面，便一直以微笑的默认来应对后母向来客的夸赞。

仿佛天才的命运真的是对“出名”急不可耐，刚刚十二岁的小爱玲，便在初中圣玛利亚女校的校刊《凤藻》上刊载了数篇文学作品，紧接着又在《国兴》刊载多篇小说评论，自此，那敏感细致的少女情思，被精致的文字不吝奢华的尽数现于世人，惊起多少奇谈。

可命运并未为这个看上去柔弱文姝的女子更多眷顾，因为它知，这女子的坚韧，甚至些许顽皮，皆需要困苦打磨，方显璞玉之精粹。

面对父亲越来越暴躁的性情与无情的打骂，小爱玲终于忍无可忍离家出走投奔母亲。经过母亲请来的英国数学老师恶补数月，争气的小爱玲便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伦敦大学，并获得了奖学金。

然而，上苍对天才的嫉妒，总会在绝美的风景处抛洒出一阵迷雾，模糊了前行的视线。欧战爆发，冷冰冰地阻断了小爱玲的留学梦，可却斩不断她坚韧的文学梦想。十八岁的张爱玲，清秀的眉宇间隐约浮动着母亲那熟悉的无畏神情。而香港大学对她的坚毅也有见证——其《西风》月刊三周年征文比赛中，张爱玲的《天才梦》获第十三名，可看过她老练而又油

润文字的人看到这个文题却都会会心一笑——“天才”对于这个面色清淡甚至有些孤傲但内心却古灵精怪的女子来说，绝不是梦。

出名要趁早

就像夜上海绚丽而又迷乱的霓虹灯光，十里洋场那黑红色的土壤里生出的枝蔓藤萝，总带着颓然而又神秘的沧桑美感。白日里的车水马龙，报童吆喝着的卖报声，轿车电轨的匆匆身影，走街串巷为生计奔波的平民百姓那单色的麻布衣裳因有了刺目的他色补丁而斑斓起来，黄包车夫脚力不减的用暴着青筋的粗壮手臂紧握车梁往来穿梭，车里的或是绸布大襟及手里从不停歇两个古风核桃的商人老爷，或是胸前兜里夹着一支钢笔带着一副闪着神秘光斑的眼镜的知识分子，以及阔太太那俏丽婀娜的风姿裹在缀着精致刺绣的旗袍翩然走进香雾缭绕的胭脂商店……镀着一层日光的一幕幕，都悄然融化在夜幕下那上海夜总会里传出的靡靡之音中，比白天更为嘈杂的寻欢人群，披着朦胧的星光，那些神色各异的面孔却都显得亦真亦幻起来。

而张爱玲的文，便像夜魅中一只清冷尖锐的眼。白日里蝇头百姓寒舍里的细碎脚步，达官贵人豪府上的奢靡庞杂，全都在入夜之时疲惫地脱掉了灰扑扑的外衣，在这灰蒙蒙黑隆隆的空气中，放肆大胆地呼吸，低语，甚至歌唱。而这只眼，仿佛生了无数尖刺般的触须，只管漫天地抖动伸展，准确地扎在秋毫中，捕捉住每一丝空气中的异样，每一张面孔背后的喜悲，每一颗为凡俗垒上厚厚纤尘的心的原色。于是，她的名字早早就在文字的电波中，带着满满的寓意撒播在众人心中。

“出名要趁早”，她这样略带调侃地嘱咐那些兢兢业业守着她的文字的懵懂者们，只因对她来说，永恒不变的只有不知疲惫的改变，而“及时”，便是她的圭臬。

这样看似不可一世的及时行乐的态度，让不懂她的人或嗤之以鼻，叹之俗不可耐；或顶礼膜拜，奉为金科玉律。可这句带着些许嬉笑意味的感慨，剥开每一个笔画间油滑而又轻松的粘连，你才会发现，吐出这几个字的唇，却是挂着泪珠在抽搐。而她所要的“出名”，却绝对非于一般。

比这个女子的命运还要多灾多难的人，必然甚多。可对于大多数苦命人来说，坎坷磨平了他们对疼痛敏锐的触觉，颠簸使他们适应了鞭笞带来的麻木性痉挛，也许只有这样，才能

足够坚强。可这个女人，面对人生起落周折，却倔强地不肯向命运之神奉上唯一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痛觉。就像同样因敏感而备受生之困苦折磨的尼采曾说过，人跟树是一样的，越是想往高处的阳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而张爱玲便是这样，越是让她痛的地方，她却越将本该柔弱的根须深深地扎在那里。当她忍住伤痛的呻吟与廉价的眼泪，当她的触手碰触到温暖的阳光，一切黑暗与光明便被这颗慈悲的心所糅合。从此，哪怕居于阴暗的墙角，她也如纤细嫩绿的小草，在凄风阴雨中晃悠悠地扬起脖颈。

本是名门之后的她，却未享过多少祖辈的荣华，一直与孤独为伴，哪怕父母之爱，对于这个对爱的渴望甚于生命的女子来说，都是那样奢侈遥远。

提起张母，既没有那时封建遗风的少奶奶固有的外表雍容华贵，眼神空虚迷茫，亦没有一味崇洋的娇小姐的跋扈张扬，不可一世。同样身系名门的她，只是一个将丈量生命的皮尺紧紧攥在手中，又知如何收放的淡然女子。

当时女人骨子里奔流着新旧的血流，身为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孙女的黄素琼，门当户对嫁入张家时，除了大家闺秀自古的端庄雅致外，也悄悄携裹着欧化的开明思想做了嫁妆。忠贞的爱情，不仅是欧式喜剧悲剧颂扬的剧本，更是她为人生篆刻的铭文。

那个文质彬彬的新婚丈夫张志沂，李鸿章长女之子，一身难以洗脱的翩然书生气，出口成章，吟诗作画，古风盎然。两人初为伉俪，举案齐眉，鹣鲽情深，尤从大家族中剥离开，自成小居之后，携一对伶俐儿女，本是世人艳羡的和美之家，却不知，风光易逝，睦家难守。

安逸匿患，富贵藏敌，黄素琼真挚的珍爱幻想，在丈夫酒肉承欢，寻花问柳后变得那般不堪一击。尤其在张志沂情系妩媚泼辣的姨太太后，恬淡如黄素琼，爱人的背叛如柳刀落雨般滑落在心悸难平的胸口，化作胭脂般殷红的血瘀，再难忍耐自己的爱情被如此无视践踏。张志沂胞妹张茂渊，性情向来贴近思想新派的嫂子，见哥哥此番荒唐之举，同是痛心不已。可两个女人的声讨却无法阻止一个遗少骨子里的享乐求欢，这不仅是一个名门阔少的放纵堕落，更是那个更迭的时代里，旧时光最后的狂欢。

多少女人就此沉沦于旧俗还未干涸的泥沼，挣不脱弥漫的幽绿色沼雾将毒气渗透进每一寸肌肤，直至抽干最后一滴还欲挣扎的自由的血泪。可黄素琼却未麻木到坐以待毙，她和夫妹张茂渊赴洋求学的冒险，实则是对封建还未死透的张扬之爪最为果敢的逃离——当然，牺牲的是一个母亲能给予儿女最为甘冽温存的母爱。

自懂事起就没有母亲音容笑貌的记忆，这对幼小的张爱玲来说，需要漫长的时光来教会她如何面对生活所带来的疼痛。在温情如童话般的故事里，这个时候会有一个慈爱的父亲，弥补她童年里缺失的母爱。可那个性情乖戾的父亲，却用更加残忍的方式，将父爱也从她的

生命中血淋淋地剥离开。

她不愿多提，不代表她已遗忘。后母早早替代性的出现，为她还很稚嫩而又本应多彩的童年增添了灰溜溜的背景与刺骨的寒意。而后，书房外的父亲，满身或是酒气，或是不明主人的胭脂香。更让张爱玲皱眉的，也许是父亲每次射向她的目光，是那样的心烦意乱，不愿多做任何关爱的驻留。

然而，最痛的，还是那一次不由分说的毒打，生生撕裂了张爱玲与父亲滚烫的血脉之情。在父亲饱含恨意的拳脚之下，在后母尖酸刻薄的讽刺之中，那个面色阴冷绝望的小女孩蜷缩在地板一角只顾紧紧护住肿胀的头。那一刻，她似乎连朝思夜盼的母亲都无暇去期待，因为身上不断加重的踢打，已让年少的她明白，任何沉重悲惨的现实，都无法指望遥远的希冀与幻想来稀释半分痛苦。

那之后，被软禁起来的她，经历了父亲不闻不问的一场大病后，终于如愿逃出这个地狱。此时，一个鬓角的青丝都仿佛含着嫩嫩水润的张爱玲，却因为以往记忆中因亲情叛离而涅槃的悲痛，转而将她苦寻已久的爱，寄托于那些千万人之中，在那里静守她的爱情。

正如她自己所说，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和“对不起”。她此刻的精辟，却是用多少刚心之痛，才换来的顿悟般的悲凉宽容。

最易变的不是世事，而是人心。初遇胡兰成，一向傲然如参天大树般的她却低到尘埃里，甘心情愿作一朵向阳的不知名的小花。而她的日曦，便是那个笑起来让她心中倍感温暖与默契的被世人称为“汉奸”的男子。

正因为俯首的遥望，蒙蔽了张爱玲那本深邃见底的目光。她惊鸿一瞥，本以为胡兰成便是生命中迟来的一缕明媚，却不知他只是夕阳温婉的余晖里，一枚恰巧随风路过的蒲公英，看似暖洋洋的笑容，只是反射着晚日的的光芒。而日头落了，他也便风尘仆仆地随风而去，继续寻觅其他如花笑靥去了。

掏出全部怦然悸动的满溢的爱，收获的只是爱人狡黠的诡辩与再三的反叛。她竭尽全力，不顾一切，如飞蛾扑火般跟在那抹渐行渐远的光线之后，却仍追不上那个曾让她温暖一时的男人的脚步。终究她疲惫不堪地跪倒在半路，内心号啕着，脸上却仍是那淡淡的，仿佛未上心头的哀愁。

再遇胡适时，她安然地笑着，仿佛之前跋涉的征途只不过是夜里未睡安稳遗下的一帘秋梦，只有她苦笑着深知，自此鸳鸯为天鸟，连理也只留空枝。惺惺相惜的两人，哪怕只是相视一笑，也总能比旁人多品出几分暧昧窝心的韵味来，可谨慎如她，又怎会放任自己如脱缰

野马，再次迷失在茫茫爱情原野里，孤寂无依？

而此时邂逅美国老人赖雅，或许才是上苍给予她最为踏实的磨难与体味。曾经家境殷实时洋房的豪气四溢，仆人的尽心尽力，都无法动摇穷困潦倒的她为与病榻上的丈夫赖雅共赴苦难的决心。而一直只与纸笔、琴键、颜料亲近的纤纤玉手，却开始和柴米油盐甚至是算盘打上交道。人间烟火的熏陶，为她那如玉面笼罩上灰蒙蒙的一丝浮尘，却让她的眼，她的心，更加玲珑剔透了。十一年的相依为命，直至送走赖雅，早就霜染云鬓的她，只是轻轻笑着，不发一言地回到自己依旧孤寂的人生轨道上。

1995年9月8日，加州异乡的公寓里，75岁的张爱玲在死去多日后，才被房东发现。已经习惯了寂寞的她，那一刻，也注定是一切了然于胸的释然了吧！

尘世间，出名对于自小便被称为“天才”的她来说，已经早的足以相比人生初撒的晨露。可对于她自己，出名并不意味着世人皆知，手里皆捧着自己的文章目光炯炯——而仅是有那么一颗心，自然地贴近，然后像她懂世人一般去懂她的寂寞，像她对万物那般慈悲去包容她的任性，像她夜里枕畔轻垂的一滴孤泪一样温润她久旱的痴梦。

凡人出名千万人知，而她其实只是希冀，她的苦难由一个人看穿并爱恋疼惜，她的才华由一个人欣赏并支持鼓励，她的名字由一个人铭记并默默低吟——那么傲然不羁的她，只想在一个人心里早早刻上自己的名字而已，最为热烈的期盼却被那不了凡尘事的阿芙罗狄忒，整整忽略了一辈子。

也许，一生风头出尽，只为博得一人白头之心，盼来的却是吝啬的命运旷世的遗忘。

张爱玲现象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带走了人们意识形态中的其他色彩，历史的定位总是人为地被增添一抹时代的印记。很多作家，诸如张爱玲、钱钟书、林语堂等等，并没有被文坛刻意地推向道德或精神的制高点。

所谓的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背离，是否意味着那是一种最初的对人性的写照，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性的回归？时至今日，消费文化盛行的年代早已悄然而至，细看文学作品，不难发现，以往的历史遗迹，已被卷入时代的滚滚车轮，踏尘而去，杳不可寻。然而最经典的文字，一直被隐匿在一个阴暗的墙角，仿佛青苔上爬满了细小的昆虫，一种发霉的气息扑面而

来。掩着鼻息，却不自觉地嗅到了一丝春日复苏的味道，记忆深处的某些景致和情怀，也仿佛从沉睡中苏醒了一般，带给你一泓渺远的情思，终日缭绕，延绵不绝。

过去我们曾经有过，只是遗失了，而且并未发现。如今发现了，才知一切都是以往有过的。庆幸这些文字并没有像古墓里的绢帛一样随着岁月的尘封而腐烂变质，庆幸那个时代也许并不久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熟悉的文字，其实一直被我们的父辈沿用至今。尽管中国地域广大，山水阻隔，风情不一，可一些名词及用法，还是通过各种途径荡涤开去，弥散在角角落落，成为我们共同拥有的文学的典藏。

这就是张爱玲的文字。

文学乃人学。张爱玲，她凭借自己的过人天资，只是通过体恤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思想、情感及灵魂，便能触及到人性的某些本质。在她笔下，那风月场上曲意逢迎的舞小姐，就连眉目之间，都透露出深刻的悲哀心绪，被世俗搅扰、为自己的处境所困惑，不知所从，只能在生活中继续混沌、错愕，于是人世间的一切手段，都是她们生存的技能 and 砝码。

被奉为文学“祖师奶奶”的张爱玲，可以说引领了一派作家的写作风格，但后来的作家似乎好多都不及她。有人说，张爱玲并非纯然的鼻祖，她也只不过是文学谱系这根藤上的一颗熟透的瓜。张爱玲自认师承于曹雪芹，细细读她的作品，文字中的那种华丽精致，对人物心理、语言描写的细致入微，倒真是得承曹派文学大师的真谛。

诚然，任何人都可能将自己置身于真空之中，失去与过去和未来的联系。于是张爱玲就这样从晨曦中缓缓向尘世间走来，迎着我们，背后隐约一点荧光，照亮了后人前进的路。而她，仿佛永远是那么神采奕奕，尽管命运多舛，却始终昂扬，因为她是一根常青藤，温柔缱绻之中，赋予文学以旺盛的生命力，仿佛苏绣一般婉约别致，能令妙笔生花。

文字对于她，也许只是对生活轨迹的映射和描摹，可对于我们，却是一种寻根，甚至回归。多年以来，也许我们将她排斥得太远，而如今的回归，是否意味着她的灵魂可以安息？也许不然，因为她并不奢求凡俗的所谓“出名”，文字只是她唯一的生存工具，甚或经济来源。这是她唯一可以耕耘忙碌的土壤，是属于她的心情的园地。

如果说对张爱玲的逡巡，是对人性、文学的最终回归，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以往的路，的确遗失了人性中最本质的某些特点？于是，小市民的生活是如此贴近我们当下的柴米油盐了，而且我们发现，她笔下的小市民的生活，远比我们现在过得要细致、葳蕤。中国人对人情世故的那种把握，真的可以从张爱玲的文字中找到蛛丝马迹，然后使人懂得，我们的祖祖辈辈都是怎样劳累且忙碌地过着这样凡俗、繁琐而别有韵味的日子。

她真实，因为她生存在我们体制的条条框框之外，她不必和主流有什么联系，因此可以

留存那份自由自我的寂寞。

她被后世的批评家们以“谱系”的方法引入文学经典的殿堂，既有夏志清的“她是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的评语，又有为数众多的追随者和研究者的俯仰观望。她仿佛一具木偶被束之高阁，成为一圈带有油墨香气的符号，被悬挂在旧时的雕梁画栋之间，随微风摇曳，仍不改凄艳冷傲的本色。懵懂之中，仿似千秋一梦，任凭烟锁重楼，仍向往高空中的那轮圆月，用微白的珍珠般柔美的光晕，轻抚着烟柳画桥的暗影。

远涉重洋的汉学家们，万里之遥却如同和这奇女子近在咫尺般亲近，宛如静默着赏析一卷皓月当空下的西洋油画。闻着花香，孑然伫立的画中仙子，便是张爱玲——一位身材颀长的骨感佳人，不仅止于浓郁的贵族气息，还兼备惊世骇俗的文学天赋，聪颖敏感，仿佛指尖微微一触，便能划破尘俗的静寂。奈何胭脂扣中，孽缘已远，人去楼空，时光匆匆的脚步，挽不住那萧索落寞中游离世外的如梦春秋。

晚清如夕阳徐徐落幕，那是紫禁城肃然矗立的巍峨城墙；五四虽涌动着如野草般肆然生长的青春激情，但如没有晚清这块被落日的余晖映照得看不明轮廓的墓碑，便成了没来由的、无处生发的池沼中的浮萍。现实是历史的衍生物，就像梧桐树的根须是从地底下的清泉处催化出来的一样。海外汉学家对张爱玲的极高定位和评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种意识形态和另一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和交融所描绘的时代大背景。

如今，快餐文化被奉上人们的餐桌，在口中咀嚼，纷乱之中似失了味道。而张爱玲，被那挑起的筷子品尝后的文学林地中的合欢树，躲在人们审美萎缩的背后，用洞察世态的眸子，放大着映射万物的瞳孔。她犀利而忧虑，从极平实的描摹中探寻着情感的皈依。爱情的涩涩的味觉，如南国雨肥的梅子，含在齿间，酸中带甜，却不知怎地竟然品出一丝苦的滋味来。于是感慨世事沧桑，宛若浮云，几世情缘，终究换来一场漠然独对。

世间已无张爱玲，就像世间不会有第二个曹雪芹一样。这一奇女子，自有她独特的生活轨迹，就像一弯长长的，看不到尽头的铁轨，踩在脚下的青石子发出的咔咔作响的声音一样，回荡在初秋的森凉之中，只一个人上路，孤独中捧着那颗心，自怨自艾，却仍旧寂寞地萦回于那段铁轨的一侧，望着远处悠悠然耸立的民房，渐次被晨雾迷失了双眼。

时空隔绝的缜纱之外，张爱玲那细碎的身影，被掩蔽在凄迷游离的幻象之中，为生者哀，为死者痛，挥一挥舞袖，唱一曲婉约悱恻的贵妃醉酒，于是一切都被幻化成后人品评之时的主观帷幔，就如欣赏一座画室中暗影之下的石膏塑像，帘幕曼舞，像温柔的手抚慰着苍白的魂魄，从不同的角度，便可以看到美人不同的侧面。仿佛盲人摸象一般，以点概面，每人心中用铅笔勾勒着不同的静物画，有的斑驳，有的凄楚，却各个相异，共同构成了文学庙宇之

外那须仰头才能看清高处的宽大的石阶，一步步走上去，身边缭绕着杳杳的烟云，那便是她的身影，渐行渐远，似乎有意避开人们的视线，直至走入迷茫空洞的庙宇深处，再也难觅芳踪。

有人说，我们应该还一个真正的张爱玲给世人，以及给她自己，因为她并不是天使，只是一个凡俗的女子。奈何，她过早地寻到她的归宿，就像她孤独的身影永恒地徘徊在文学史记忆的夹缝之中，孕育着繁茂的青苔，被岁月抹上种种风尘，然后仍在逆寻求索，不惜跋涉在泥泞的不知所踪的断壁残垣之间，穿透迷雾，只为迎来那一缕熹微的曙光。

张派文学世界的异彩纷呈，体现的是刻意模仿和偶然暗合之间的默契交融。学者王德威主张从文学的角度，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品评和定位张爱玲及其作品。都市生活的千沟万壑，欲罢不能的阴暗狭小，仿佛在地面砖缝罅隙中生长出来的墨绿色的嫩芽，丝丝缕缕，探出头去，关切着尘世间的一切。

无论时代的炮声是怎样振聋发聩地提示着派别与派别之间的纷争撩扰，在张爱玲的世界里，无关政治，甚至无关历史的脉搏，宏大叙事在她这里全无一点存在的道理。但参差对照的写作手法，却宛如暗夜中的两具灯盏，一明一暗，交相辉映，映射出人性的矛盾和弱点。

阴阳的符号意义是华夏文明的一个经典，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第一大规律便是矛盾的观点一样，这可以说是中西方哲学理念的一次惊心动魄的殊途同归。而张爱玲，轻巧地将个中真谛玩弄于文学的股掌之间，虽苦了自己，却留下一段段过往是非纷扰的情结，宛如无数随轻风飘零的樱花的粉嫩花瓣，落入清池，便化一碧幽香以沁人心脾，落入掌心，便寄来几许情思以怡情悦目。

三三文学社的繁茂枝叶如今已在大陆和港台生出更多枝丫，张派的“传人”们，一方面刻意模仿她的笔法，一方面又奋力想摆脱偶像的枷锁。他们在诸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偶像张爱玲独爱葱绿配桃红的衬托，早晨的第一缕阳光中那胸口的一颗朱砂；她沉寂在时光的海水里，身着华美的紫袍，冷眼旁观世间的虱子，爬到女人們的旗袍和欧根纱的公主裙上面，并且执拗地认为这就是人生的本来面目。认真但不虔诚也不热情的人们，她不愿他们去做英雄，或者流芳百世，却寓意他们才是时代生活真正的负荷者。

平淡之中的回味不单是种原罪，而且是个启示，悲剧到极致，便是彻头彻尾，无一丝光亮可言。于是没有解脱的办法，没有奋力挣扎的必要，人生的无常，虽不壮阔，但却滋生一种美感，无奈的美，含蓄的美，蕴藉的美，此刻宛如一江春水，惆怅中偶见一点诗意。

各路作者们循着她走过的路，亦步亦趋，在同样的冷寂中探索未知的前途，却不曾有人像她那样彻底的承袭人生的悲剧色彩。毕竟，只要还有一点理想的灵光存在，就不如她那般

老道，写尽世间苍凉，墨汁流溢处，一只纤纤玉手用心的描摹人生的哀婉与寂寥。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五千年的历史像一幅壮锦，镌刻着长久的记忆，尘封着逝去的往昔，铸就着属于华夏文明的辉煌之路。于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文艺作品，或黑白分明，一眼便能辨出是非曲直；或二十朝代风起云涌，英雄人物形容伟岸，巍然屹立。主流的湍急河水弥漫了旷日持久的苦难，宛若虽西斜却壮美无比的一轮火红残阳，璀璨鎏金，千秋普照。

而读者心目中的男性形象，就这样如同坠在墙面上的一串串玉琢的古朴器物，琳琅而堂皇，演绎不朽的传奇，也规定了男性那特有的阳刚之美，通达之气，宽阔的心胸有如浩浩汤汤的长江之水，深沉的爱博大如一望无际的莽莽高原。

书读得多了，读者们便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甚至会认为这就是男性所应该具有的普遍形象，或至少应该是正面的形象。男主人公们被概念化、符号化了，文艺作品被人为地拔高。所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被认为是文学写作中一条应该基本遵循的法则。

可是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却多少令人平添一丝怨懣和不满，甚或是厌弃加恶心。细细回想，每个读者身边的男性，真的都是一如白杨树一样高大挺直，伟岸潇洒的吗？现实远非如此，即便是在乱世之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响彻中国大地的时候，时代的号角欲吹醒沉睡中的人们，拿起武器奋然反抗的时候，也还是会有一些阴暗腐朽的角落，吹不进春风，更迎不来时代宏大的潮流和凯歌。

于是，这些角落里存活的人们，并不是时代的先锋和历史的宠儿，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封建时代的遗老遗少，一些平凡而猥琐自私的渺小生灵。可以说，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应该更契合她所处的生活环境中，还那些男性的本来面目。

遗老遗少们的特点是祖业繁昌，家底丰厚，早年大抵可以不为生计忧虑，他们便任由自己沾染上封建时代遗留下的一切恶习。由西洋人引进的鸦片，成为麻痹他们神经的利器，整日烟雾缭绕中，铸就的是贪婪变态的病体。

生活没有理想，没有目标，他们便在一些世俗的陋习中寻求精神慰藉和寄托，养姨太太，逛窑子，赌博等等，成为他们打发时日的灵丹妙药。也许并不是他们不愿意觉醒，只是深宅大院掩蔽了他们灵魂深处觉醒的意识，就像井底之蛙只能看见一线天光，除去这狭小的生活

圈子和目标而外，他们无法想象，也似乎从未想过，人生应该有另一种活法。

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却足以令张爱玲悲悯之中透出一股同情、宽恕和谅解。张爱玲在解构着传统的男性形象，但并不意味着她的鲜明颠覆是彻彻底底的背叛和对立。幼年时毒打她的父亲，还有始乱终弃的丈夫胡兰成，都并没有令她产生过激的行为和举动，没有引发她的事实上的报复。

她是成熟而冷静的，甚至是矜持而老练的。在感情上，她深思熟虑，久久徘徊；在亲情上，她承认，这些男人跟她血脉相通，活在她的体内，会因她的死而再死一次，所以她爱他们。

张爱玲的胞弟追忆姐姐的文字中，吐露出一丝真相：姐姐所描摹的这些男性形象，实在是太真切不过，以至于熟悉张爱玲生活圈子的人，可以毫不费力的道出她笔下的男主人公写的是他们生活中的哪一个人。生活是慵懒而冗杂的，仿似宅邸之中见不到一些活的气息，阴暗潮湿而逼仄冷酷，就像她所描写的男人的脸孔一样冷峻自私，毫无血色。

也许她身边的男性形象大都如此吧。总之，现实生活给予了张爱玲丰沃的创作素材。所以千姿百态的男人形象便如漫画一般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个扭曲变形的灵魂，一副副畸态毕露的躯体。

男人在张爱玲笔下，是腐朽落寞的代名词，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他们已随着过往的那个朝代一起死去，只能用自己家庭的掌控重做当权者的美梦。他们虐待妻儿，玩弄女性，甚至不惜充当小白脸的角色，而这一切，都是他们眼中的“对的世界”，是他们期望永远随身带着的，是他们费尽心力试图营造的一具虚伪的空壳。

变态的阴暗心理并没有随着时代谢幕，反而与日俱增，吸食大烟而成瘾的一代代遗老遗少们，唯一残存在心中的那一点爱，也被自身的堕落腐败消耗净尽了。由于妻子不爱自己而在她留下的儿子身上泄愤的聂介臣，让儿子裹挟着被自己打得有些聋的耳朵，极尽嘲弄之能事。他贬抑儿子的学业，讽刺他的爱情，最终造就的是一个内心中父亲早已死了的儿子形象。

无独有偶，即使是长兄为父的哥哥们，不也一如聂介臣一般冷酷无情，自私自利吗？《倾城之恋》中的三爷四爷，先是骗走了妹妹白流苏的钱财，又在她无利用价值之后，商量着将其赶出家门。兄长的担当在这里无立锥之居，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金钱和利益的诱惑。

张爱玲笔下的男人是残缺的，与完美二字不着边际的。那患有骨痲的病体，那英俊健康外表遮掩下的自私的、毫无事业心的，且对家庭幸福视而不见的身躯，无一不是玩弄女性的油滑老手。他们勾引兄长或朋友的妻子，调情逗趣，却不负一点责任。

正义凛然的姿态是由于怕甩不掉而故作高尚的伎俩，一旦家财败尽，便欲骗财骗色，虽